

血色黄昏

老鬼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血色黄昏

◎ 老鬼 著

修订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库

血色黄昏 / 老鬼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3. 修订版
ISBN 7—5004—2038—2

I. 血…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24883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红发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3月修订版	印 次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5	
字 数	480千字	
定 价	3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北京知识青年在内蒙古的真实经历。1968年冬，主人公林胡和他的同伙一起步行去内蒙古，自愿扎根边疆。兵团成立后，他因给指导员提意见而开始挨整，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众叛亲离的专政生活中，度过了8年最底层的生活。期间他不断地申诉挣扎，又不断地被批斗。

这一充满悲剧色彩的灵魂，真实坦荡，半是天使，半是魔鬼。他迷信拳头，刚愎好斗，四处碰壁，却又嫉恶如仇，不屈不挠，不媚不俗。

作者以主人公的经历为主线，向读者展现了当年内蒙古兵团战士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狂风暴雨中，60多条棉被盖上了种子库房顶；熊熊烈火里，69个青春的生命瞬间化为黑炭；送战友上大学的路上，50多名女知青集体悲嚎。最可悲的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的狂热劳动，夜以继日的开垦，换来的却是美丽的大草原被一片片沙化。

全文语言刚劲粗砺，色彩沉雄悍野，内蕴真实丰富，读后令人慨叹、回味不已。

本书发行后，曾轰动全国，多次重印。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血色黄昏》
繁体中文版
台湾李敖出版社



《血色黄昏》
日文版（上册）
日本集英出版社



《血色黄昏》
第一版
中国工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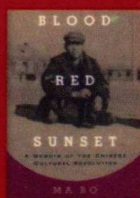
《血与铁》
第一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血色黄昏》
日文版（下册）
日本集英出版社



《血色黄昏》
第二版
中国工人出版社



《血色黄昏》
英文版
美国企鹅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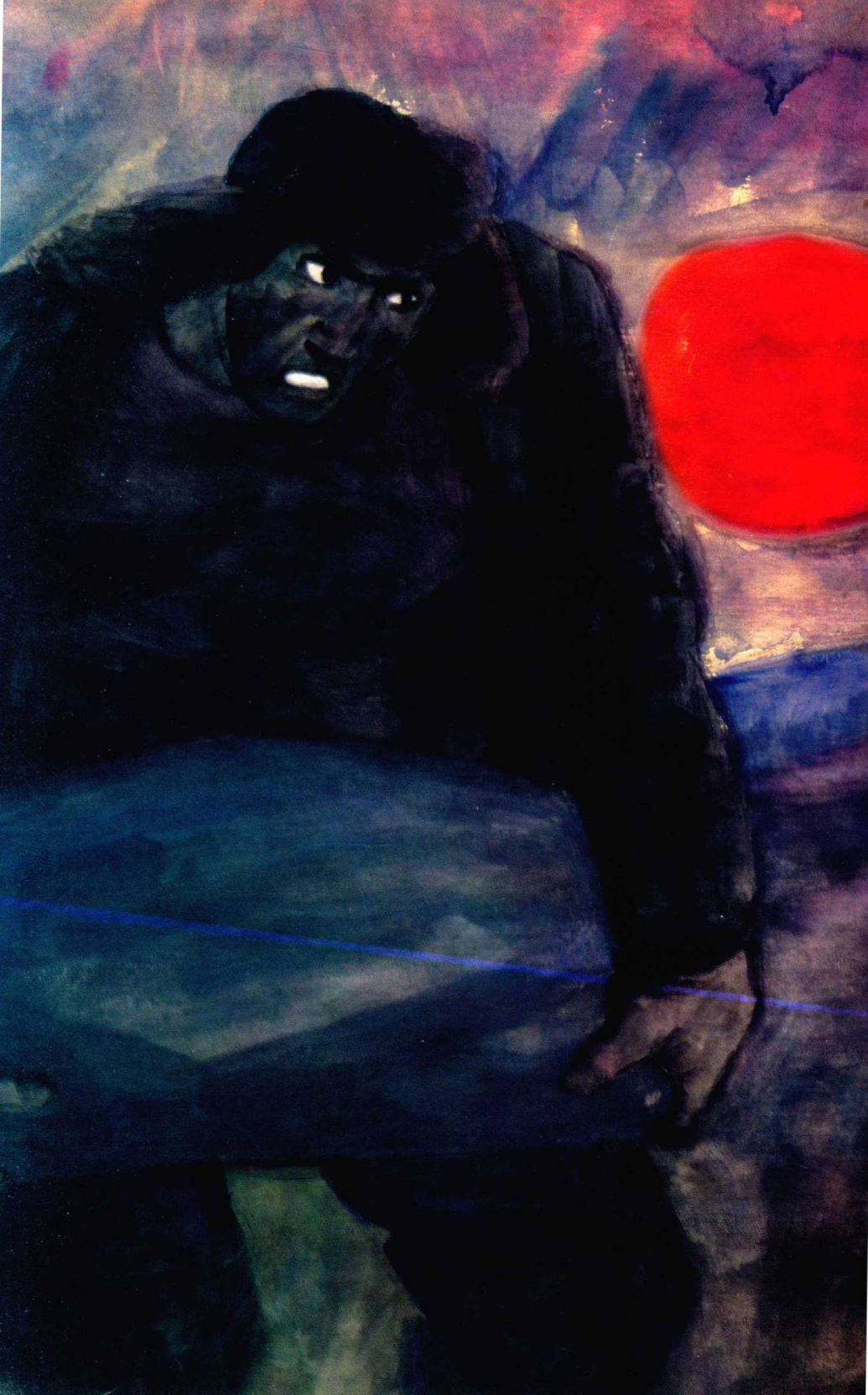
《血色黄昏》
修订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老鬼书系

8年的内蒙古草原生活，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于是提笔把这一切写了出来。

在那动乱的年代，凡是有知青的地方都会有许多悲怆感人的故事。本书只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之一粟。它算不上小说，比起那些纤丽典雅的文学艺术品，它只能算是荒郊野外的一块石头。

不论风吹雪打，日晒雨淋，也不论世人如何评说，这块沾着泥污的石头将静静地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



修订版前言

为真实再现当年的内蒙古草原生活，这次再版，作了一些大的修改：

一、补充了刚到草原时，因跟人斗气，写一告密信，揭发同伴出身不好。

二、补充了1969年秋内蒙古兵团发枪时，不少知青写了血书。

三、补充了在快离开草原时，与一位女知青有了“人生第一次”。

四、把因情绪而给自己所恨的人加上的某些坏事还原给真正的责任者。

五、删除一些与主要故事脉络无关的章节。

六、冯牧同志曾向我建议不要用冷僻的字做名字，特将主人公林鹄改名为林胡（为纪念一位“四·五”英雄，而用他名字的两个同音字）。

七、本次印刷增加了一些当年的图片。

其他没有改动。

借此机会，谨向北京市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一切关心帮助我的朋友们深深致谢！

作者 2004年12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 | | | |
|-----|----|-----------|
| 001 | 一 | 抵达内蒙古锡盟草原 |
| 009 | 二 | 冷酷的蒙古包 |
| 016 | 三 | 抄家 |
| 024 | 四 | 分裂 |
| 033 | 五 | 英古斯的风波 |
| 042 | 六 | 兵团接管 |
| 049 | 七 | 八比〇 |
| 057 | 八 | 为发枪奔走 |
| 064 | 九 | 驯烈马 |
| 076 | 十 | 血的较量 |
| 087 | 十一 | 加紧防御 |
| 095 | 十二 | 同情 |
| 100 | 十三 | 开门整党 |
| 108 | 十四 | 决定写信 |
| 113 | 十五 | 爱整人的指导员 |
| 117 | 十六 | 猝然一击 |
| 127 | 十七 | 老沈的目的达到了 |
| 134 | 十八 | 写血信 |
| 139 | 十九 | 千钧压力 |

- | | | |
|-----|-----|-----------|
| 147 | 二十 | 捅他一下 |
| 152 | 二十一 | 当头一棒 |
| 160 | 二十二 | 元气大伤 |
| 172 | 二十三 | 凑了六大罪状 |
| 181 | 二十四 | 方处长审问 |
| 190 | 二十五 | 车轮战 |
| 197 | 二十六 | 分化瓦解 |
| 204 | 二十七 | 等待处理 |
| 210 | 二十八 | 结局 |
| 223 | 二十九 | 回连监督改造 |
| 243 | 三十 | 石头山 |
| 254 | 三十一 | 母亲也批判我 |
| 264 | 三十二 | 伐木 |
| 275 | 三十三 | 流血流汗的回报 |
| 288 | 三十四 | 第二次上山 |
| 296 | 三十五 | 冰天雪地里的知青 |
| 310 | 三十六 | 林彪垮台 |
| 322 | 三十七 | 申请复查 |
| 331 | 三十八 | 为回京苦干 |
| 338 | 三十九 | 烧死人 |
| 350 | 四十 | 逃跑 |
| 366 | 四十一 | 一千五大坏 |
| 376 | 四十二 | 棉被铺在粮库房顶上 |

386	四十三	写大字报
397	四十四	高压复查
408	四十五	野蛮的孤独
417	四十六	形势有了变化
432	四十七	多雨的秋天
443	四十八	女赤脚医生
453	四十九	拉煤
464	五十	鬼屋
472	五十一	一个知青的日记
481	五十二	一九七五年春天
492	五十三	回北京
504	五十四	送礼
512	五十五	她
521	五十六	每个人都在变
531	五十七	最后的诡计
542	五十八	分别
553	五十九	小草没了
559	六十	兵团解散
570	六十一	人生第一次
579	六十二	指导员捞了一卡车
589	六十三	痛饮
601	六十四	再见吧，锡林郭勒草原
612		特约编辑的话

抵达内蒙古锡盟草原

1968年11月底。

从张家口下火车后，我们沿着一望无际的公路向北徒步行进。自从“大串联”后，养成了扒车的习惯，能蹭就蹭，不能蹭就步行，反正这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大方向绝对正确。自信凭我们的本事，早晚能截个车。

从张家口走到张北80里地。出了张北，就到了坝上，即所谓内蒙古高原，气候明显见冷。我们4人都戴着50年代的蓝棉帽，放下了帽耳朵，帽耳朵边上沾着白霜。

塞外荒野，名不虚传。沿着从张北到宝昌的一条崎岖不平的砂土公路，四周是荒寒的土地，破旧的土坯房，光秃秃的山坡，人烟稀少。

我们背着背包，顶着严寒跋涉。公路弯弯曲曲，没有尽头。沿途汽车也零零星星，没几辆。好，身后终于传来汽车声。雷厦挥动着双手，站在路中央。解放卡车跑到跟前，只好停下。

司机不耐烦地说：“你不要命啦？一个球泡的！”

“同志，拉我们一截吧。”雷厦不卑不亢地喊，走到驾驶室前。

“不拉。”

那司机趁机加大油门，卡车狂吼着开走。我们只好狠狠地向远去的卡车吐着唾沫，臭骂这王八蛋司机，继续一步一步地向北走着。

四野茫茫，天空阴霾，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凛冽的寒风，稀零零的雪花，伴随着我们。

晚上，我们住在路边的一个车马大店。里面昏暗、肮脏，弥漫着早烟味儿。

在伙房里，我们围坐着，头一次吃着莜面饴饹。那伙房的地上堆着柴火，乌黑的房顶，乌黑的墙，乌黑的锅盖。

雷厦咬着牙吃莜面饴饹。据说，这是当地人过节才吃的饭。被认为是对我们的款待，可是那股老朽怪味，实在不敢恭维。

金刚偷偷对大家说：“厕所全是羊膻味儿，好可怕！能呛你一跟头。”

果然，大车店的厕所和北京的完全不一样，那是在一个深坑上架块有茅坑的木板。木板要是塌了，人就会掉到粪坑里。下面的粪橛子冻成了一个宝塔般的冰柱，散发着刺鼻的羊膻味儿。这还是冬天，夏天就可想而知了。

晚上，我们睡在了一张大炕上。静静地听着大车老板子吹牛、抬杠、聊老娘儿们。

金刚担忧地问：“如果当地不要我们怎么办？听说那地方已经停止接收知青了。”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应该欢迎。”雷厦充满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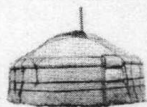
“可是人家不要你，也有人家的理由。我不相信全国这么大，谁去了他们都会要。”

“别瞎发愁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说。

“把达以地，把达以地……”金刚反复背着刚学来的蒙语。

山顶认真地看着《养马学》。

雷厦沉思道：“明天，我们一定设法截个车。在大草原上，上百里没人烟，不能像串联时那样徒步走，否则非得给你冻死。”



夜晚，只听见外面，那凄厉的寒风在嘶叫。我们互相挤着，一股劣等烟草、羊皮袄、莜面的混合气味把我们送入梦乡。

次日，在漫长的公路上，我们继续向北行进。

截了一辆又一辆的车，碰了一个又一个的钉子。雷厦的社交能力没比，最能拉下脸求人，最能忍受一张张冷面孔。截车也是个本事，雷厦敢大大方方站在路中央一趟一趟地截，手舞足蹈地呼喊，叔叔大爷地猛叫……我却有点不好意思，害羞，怕挨尴。

终于，顽强的雷厦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截停了一辆车。

“老同志，拉我们一截吧。我们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从张家口走到这儿，已经走了3天了。很累很累呀，真的，请拉我们一截吧！”

“你们从张家口走到这儿？”那老司机很有点惊讶。

“还骗你？”雷厦那张漂亮的脸给冻得像红萝卜一样。我们几个小青年站在严寒中，个个棉帽上都沾着白霜，可怜巴巴地望着他。这位老司机感动了。

“快上车吧。”

我们4个人欢笑着，像小鸟一样地爬上了车。这辆挂着篷布的卡车在草原上颠簸着，疾驰着，一口气把我们拉到了锡林浩特。

街上刷着醒目的大标语：“深挖猛揭锡盟内人党的盖子！”“彻底肃清以乌兰夫为首的一小撮内党分子！”“挖肃是内蒙当前斗争的大方向！”“高万宝扎布罪该万死！”

我们是私自跑来的，先要得到盟知青办的批准，才能合法下牧区。晚上暂住在锡林郭勒盟中学。

在盟知青安置办公室，山顶刻的假公章发挥了威力。

内蒙古锡盟有关部门：

兹介绍我校学生林胡、雷厦、吴山顶、金刚4人前去联系插队落户事宜，请予接洽。

北京四十七中革委会

1968年11月7日

办事员认真看完了介绍信，一点也没怀疑它是假的，慢条斯理地说：“真是很抱歉了，我们锡盟的安置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没有力量再接收。”

“可我们听说，下面很多地方缺人，都希望来知青呢。”

“是缺人，我们这儿来个两万三万的还缺，但关键是经费问题。没有经费，你让我怎么安置？一个知青的安家费是450元，我们这地方已经接受了4000多，早已超过了预算。”

这办事员眼睛很大，炯炯有神，手洗得白白净净，态度坚决，毫无通融余地。

我们失望而归。次日又到盟安办，和这个办事员软磨硬泡。

“董大叔，求求你了，收下我们吧！”雷厦央求着。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您帮帮忙，完全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金刚说。

“我也不反对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可以找一个愿意接收你们的地方，但我就是没钱安置你们。没有安家费你们干不干？”

我们4人面面相觑。

“哼，安置一个人，是要花钱的。”

“可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应该支持，想想办法嘛！”我生硬地说。

“唉！”那办事员瞥了我一眼：“真没法办这个事。上面已经说了，停止接收知青。你们要有意见可以找领导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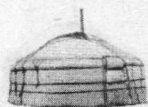
……

夜晚，我们在盟中宿舍研究对策。

我忧虑地说：“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每人带的钱都不多，整天下饭馆最多能坚持一个礼拜。”锡林浩特的饭馆邪贵，最贱的菜也六七毛一盘。

吴山顶的眼珠闪了闪：“听说盟军分区赵司令员的儿子就在这儿上学，我们和他儿子套套近乎，想想办法让赵司令员批一下，不就行了。现在全锡盟他说了算。”

雷厦想了一妙计：“我们最好每人写份血书，面呈给司令员，保准成功。”



“对，好主意！”我高兴地说。

山顶说：“我负责跟他儿子联络。”

次日，山顶真找到了那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小孩眉清目秀，文文静静，穿一身干净的棉军装，一看就是部队干部子弟。

“小鬼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交个朋友吧。”

山顶很热情地送给他了一个主席像章，有墨水瓶那么大个儿，做工考究，金光灿灿，孩子异常喜悦地看着，一下子就被征服了。

“嘿，你们这儿跳不跳‘忠字舞’？”

“不跳。”这孩子腼腆地说。

“看过老太太跳‘忠字舞’吗？特神，好玩儿着呢，来，我给你表演一下。”

山顶认认真真地学着小脚老太太跳了一段“忠字舞”，手舞足蹈，装着罗锅、瘪嘴、八字步、颤颤巍巍，把那孩子逗笑了。真没看出来山顶很有点表演天才。

“小鬼头，你爸爸晚上在家吧？”

“平时都在家，有时候去开会。”

“好，那我们要到你家去找你爸办点事，到时候你得给我们开门，引见你爸爸。”

“没问题。”

“我们就是要下牧区插队落户，你也给我们说点好话啊，让你爸帮帮忙。”

“行。”

……

晚上，在盟中学杂乱的男生宿舍，我们开始准备血书。

割！打起仗来，命都可以牺牲，还在乎这点血。我拿起一把电工刀，给自己的左手指来了一下，血汨汨冒出，用手指蘸着血写道：“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事业，请接收我们吧！”字迹歪歪扭扭。

每人都用这把刀割破手指，写了自己憋在心目中最想说的几句话。

自然，给自己肉上割一口子不是多困难的事，青年人喜欢干点拨刀

见血的举动。但这毕竟不是割猪肉，这是要划开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也需要一点勇气。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盟军分区的大院，找到了赵司令员的家。

那小鬼头儿很热情地打开了门，把我们带到他父亲的面前。

“啊，你们都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欢迎欢迎。”

我们坐下后，由雷厦开讲：“赵司令员，我们从心眼儿里喜欢内蒙古大草原，真心地想来这儿插队落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盟安办却以没经费为理由，拒绝接收我们。现在我们身上的钱很少，坚持不了几天，就要没饭吃了。希望您能批示有关单位接收我们。这是我们写的血书。”

4张血迹斑斑的纸，给了赵司令员一个冲击。他有些感动地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反对你们这样干。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内蒙古草原，精神可嘉，我们当然要支持，完全支持！”他马上掏出钢笔，在我们的一份血书上批示：“请盟安办予以安置。”

赵司令员是个老八路，很和气，没架子，面貌端正，跟他的小鬼头儿子一样，给我们留下了美好印象。

经过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成功。盟安办把我们分配到西乌旗巴颜孟和牧场。

哈哈，我们总算不会再灰溜溜地折回北京了，像姜傻子那样（他们几个计划步行到西藏，最后连河北都没出，就被民兵给抓住，灰溜溜地回来）。

巴颜孟和牧场位于西乌旗东北方向200里。场部的荒凉破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个县团级单位不过是两排土坯房，另加几排地窝子，远远不如内地的一个生产队。场部办公室是全牧场惟一的砖房。小卖部只有一间屋，来买东西的牧民稀稀零零。货更是少得可怜，连西乌旗产的黑糖块都是好东西，被牧民互相转告，抢着买。

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群众专政大院：一大马厩里面挖了一排地窝子，关着四十来个牛鬼蛇神，什么“内人党”、“叛国分子”、“历史反革命”、“反动喇嘛”……应有尽有。每天，他们排着队，低着头，默默去上工。